

杜尔伯特丛书

红红的乌日乐

包玉林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包玉林（博彦贺喜格） 1949年10月出生，蒙古族，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9年9月，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参加教育工作，曾任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教员、教导处主任、副校长、校长。1989年9月，任杜尔伯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1991年4月，任杜尔伯特县敖林西伯乡党委书记。1993年9月，任杜尔伯特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97年9月，任杜尔伯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02年10月，任杜尔伯特县政协副主席。

在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工作期间，有《谈结合学生性格特点教书育人的几点做法》《蒙古族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品德教育》《散居地区蒙古族中学汉语文教学改革初探》《论蒙古语文复式教学》《学校档案在教育改革与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对中学考试方法的改革尝试》等有关民族教育教学的论文，在省、市有关会议上交流，并分别在黑龙江省蒙古学学会期刊《蒙古学》、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会期刊《黑龙江蒙古语文》、齐齐哈尔市教育学院《学报》《齐齐哈尔市教育教学通讯》、齐齐哈尔市教育学会《教书育人论文集》等刊物上发表。在任杜尔伯特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撰写了《关于职工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农牧民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学校师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机关干部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加强师德培养，培育“四有”新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等文章，在省、市有关会议和刊物上交流和发表。

2007年5月，出任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尔伯特文化》期刊主编。自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以来，曾担任中国蒙古学学会理事、中国蒙古文期刊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蒙古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近几年，出版有《杜尔伯特演变史》《杜尔伯特地名研究》（合作）、《杜尔伯特简史》三部著作，编辑出版《杜尔伯特很吉日格古城资料篇》一部。在《杜尔伯特文化》期刊发表近百篇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其中，《大庆地区文化形态之分析》《“金科誓盟”地——很吉日格城考》《论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初建府邸之地——苏布日格村考》《论杜尔伯特旗扎萨克承袭中的几个问题》《试析杜尔伯特旗王府墓碑志中的几个问题》《论蒙古族区域自治地方蒙古语文工作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等论文，分别在《黑龙江民族丛刊》《蒙元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杜尔伯特丛书

红红的乌日乐

包玉林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包玉林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红的乌日乐 / 包玉林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97-1225-0

I. ①红… II. ①包…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7879号

红红的乌日乐

HONGHONGDEWURILE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33

字 数: 600千字

印 数: 1-500

出版时间: 2015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哈申

封面设计: 包 海

责任校对: 洪 松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1225-0

定 价: 66.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bb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http://lnmz2013.taobao.com>

杜尔伯特 千年史话

——为《杜尔伯特丛书》序

波·少布

欣悉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杜尔伯特丛书》，深感欣慰。值此《杜尔伯特丛书》即将陆续付梓出版之际，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会长包玉林先生嘱我写序，贸然应允。

从现有文字史料和近几百年田野考古成果分析研究，东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坐落在东北松嫩平原的杜尔伯特草原，亘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从其境内的哈拉海、钓鱼台、夹沟、官地、大山、石人沟、西龙坑、腰五代等原始社会遗址发现的各种石器、陶器、灰坑、鱼骨、兽骨来看，远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长期居住，从事渔猎生产，创造了史前文明。

进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五千年来，东北广袤的大地养育的诸多古代民族都曾西进南下，入主中原，建国称帝，形成中国历史上南北大融合的局面，促进了华夷互变，造就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起源于东北大兴安岭的蒙古族，西迁并统一蒙古高原，然后西进横扫欧亚、南下逐鹿中原，建立元帝国，不仅为现有中国疆域版图，也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蒙古族发祥于东北，东北是她兴盛辉煌的起点，也是她引领中华走向世界的起点，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她也为东北的文明演进创造了辉煌。据史料记载，早在辽末金初，蒙古“朵儿边”部落就已来到东北的松嫩平原，驻牧杜尔伯特草原。从“朵儿边”部落到后来的嫩科尔沁“杜尔伯特”部落，在宋金对峙、元朝一统、明清递进的中华历史文明演进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杜尔伯特文明发展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十分鲜明，其名称史籍记载已有上千年历史。它在史料中既是行政建制名称，即指清初建立的杜尔伯特旗和新中国建立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也是部落名称，即指古“朵儿边”部落和后来的嫩科尔沁“杜尔伯特”部落。“朵儿边”与“杜尔伯特”，是蒙古语用汉字同义异记，蒙古语意都是“四”的意思。

杜尔伯特之地历史悠久，从文字记载来看，公元5世纪初叶，北魏永兴二年（410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至8世纪中叶，夫余遗人曾在这里建立过豆莫娄（达莫娄）国，长达三个多世纪，后不见史载。唐朝中叶，公元725年至907年唐亡，这里又是室韦人的乐园。10世纪初叶，公元907年建立辽国，这里成为契丹人涅刺拏古部和突吕布室韦部的牧地。到12世纪，公元1115年建立金，杜尔伯特地方纳入金国版图。天会二年（1124年），金朝廷将在绰尔河流域的蒙古“朵儿边”部（成吉思汗第十一世祖都娃锁豁尔之四个儿子后裔）迁至嫩江东畔松嫩平原，归属金代肇州。此为蒙古人栖息此地之始，也是此地称“杜尔伯特”之始。“朵儿边”人居住的地方，沿嫩江东畔，由南向北建立了很吉日格、前新、哈拉海、喇嘛仓、好田格勒、波布代、土城子等城堡，由朵儿边人驻防，朵儿边人成为金国守边和采东珠的贡民。13世纪初叶，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这里成为成吉思汗季弟贴木格斡赤斤国王的封地。元朝设立辽阳行省，杜尔伯特归属开元路。此时朵儿边人虽不再驻防边城，但仍是采东珠的贡民。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设奴尔干都司，杜尔伯特归福余卫。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前后，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之第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科尔沁万户左翼越大兴安岭至松嫩平原，称嫩科尔沁乌鲁斯（国）。后来，奎蒙克塔斯哈喇长子博第达喇之第八子爱纳嘎分牧朵儿边之地，征服其部众，沿用其名称，为杜尔伯特部。17世纪初叶，皇太极为后金国主时（1631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率嫩科尔沁本部南迁西拉木伦河流域后，留在松嫩平原的杜尔伯特部落疆域扩大，西至嫩江，东至通肯河，南至郭尔罗斯，北至乌裕尔河下游流域。有清一代，杜尔伯特旗归属内蒙古哲里木盟。20世纪初叶，杜尔伯特旗从内蒙古划出，归属黑龙江省。民国初蒙地放垦，原杜尔伯特旗辖区内的安达、青岗、明水、林甸、太康等地分别以厅、设治局、县等名义划出单独设治，其中太康两分两合，最后仍属杜尔伯特旗。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杜尔伯特旗归属龙江省。新中国成立后，杜尔伯特旗划归黑龙江省。195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改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至今。20世纪50年代开发大庆油田，又将喇嘛甸子等地划出。杜尔伯特现有版图，南北平均长102.9公里，东西平均宽60公里，总面积6176平方公里，合926.4万亩，地理位置于东经123°45′—124°42′38″，北纬45°53′—47°8′40″之间。

杜尔伯特，这一名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最初的“朵儿边”氏演化为“朵儿边”部，即从姓氏名称演化为部落名称；明代嘉靖年间，嫩科尔沁部落来此地建杜尔伯特部后，又以部落制存在了近百年；至清代，部落制转化为行政建制名称，称杜尔伯特旗，建旗时间有天聪三年（1629年）说、崇德元年

(1636年)说和顺治五年(1648年)说,前后相差20年。这种旗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长达300余年。

杜尔伯特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民族团结进步,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发展。如今的杜尔伯特,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百业俱兴,繁荣富饶,秀美的草原焕发出无限的勃勃生机,各族人民生活殷实安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为杜尔伯特开创了无比广阔而美好的前程。

杜尔伯特,历史文化积淀深远。进入21世纪,杜尔伯特既有古老质朴、底蕴丰富的蒙古族传统草原文化,又有汉族精深悠远的田野农耕中原文化,同时还有现代新型的工业文化,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复合性历史文化。所以,杜尔伯特历史文化根深叶茂、绚丽多彩,承集了各民族、各阶段历史文化之大成,可谓古往今来、青史流芳。在这里,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五畜的兴旺、服饰的多姿、奶食的芳香、毡房的彩绘、婚庆的遐想、信仰的神秘、歌舞的豪壮、勒勒车的印迹、那达慕的辉煌等许多宝贵的蒙古族历史文化遗产;也有300年前建立驿站以来居所的和暖、农耕的繁忙、田野的温馨、五谷的飘香;还有那现代工人队伍的雄壮、石油工业的崛起、新农村的秀姿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在这里,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不仅演绎了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辉煌,也继续演绎着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伟大梦想。

杜尔伯特,是乌裕尔河冲击带和松嫩平原上最富庶的草原,在这片美丽的杜尔伯特草原上,曾印有远古文明、古代文明和近现代文明令人瞩目的足迹。挖掘和研究杜尔伯特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杜尔伯特各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壮举,让古老而悠远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杜尔伯特大地上合鸣和谐之音,是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为推进杜尔伯特文化繁荣做出的积极贡献。《杜尔伯特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是他们心迹的印证,功不可没,万世流芳。

《杜尔伯特丛书》正是发掘、传承、保护、弘扬这些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可见这项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

我们不仅为生活在美丽的杜尔伯特草原而骄傲和自豪,也应珍惜先人创造的历史,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时代,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把杜尔伯特建设得更富裕、更繁荣、更美好而继续奋斗。

2012年3月22日于芒野书屋

序 言

《红红的乌日乐》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集，收有包玉林先生近10年来的近百篇作品，约44万字。包玉林先生请我对文集审查把关，并写序言。阅读《红红的乌日乐》，我在文集流畅的文笔、浓浓的情感、精邃的见地中，更多的体会是作者清亮的品格和志在千里的境界。

我和包玉林先生相识很早，相处时间也很长，情感融洽，有许多共同语言。1979年，我调到杜尔伯特县教育局任主抓民族教育的副局长时，他已是全县出名的骨干教师，在县民族中学任教导主任。我调任县民委主任后不久，他也荣任县蒙古族中学校长。那时，民族工作正处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调整恢复时期，民族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在一起谋划发展、商讨工作的机会就更多了。1985年，我调到黑龙江省民委工作，几年后，他也走上了县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中共杜尔伯特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我们俩相距虽然远了，但交往与情感并没有疏远，在黑龙江省蒙古学学会和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上常有合作，举办学会研讨活动时也经常相聚畅谈。2006年，恰逢建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50周年，我们俩又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那年初春，县长王玉杰同志请我主编《杜尔伯特蒙古族辞典》，在县政协主管文教卫委员会工作的包玉林先生受县里委托，负责辞典编辑工作的县内协调，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会，为辞典撰写搜集资料。2007年5月，在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包玉林先生当选为会长，聘请我为学会学术顾问。此后的10来年间，耄耋之年的我和步入花甲的他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他在杜尔伯特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常使我激动不已，他组织的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活动，更让我感到身心愉悦。

包玉林先生是一位肯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人。他在任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教导主任和校长期间，有《谈结合学生性格特点教书育人的几点做法》《蒙古族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品德教育》《散居地区蒙古族中学汉语文教学改革初探》《论蒙古语

文复式教学》《学校档案在教育改革与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对中学考试方法的改革尝试》等有关民族教育教学的论文，在省、市有关会议上交流，并分别在黑龙江省蒙古学学会期刊《蒙古学》、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学会期刊《黑龙江蒙古语文》、齐齐哈尔市教育学院《学报》《齐齐哈尔市教育教学通讯》、齐齐哈尔市教育学会《教书育人论文集》等刊物上发表。在任中共杜尔伯特县委宣传部长期间，他深入企业、农村、学校、机关调查研究，分别撰写了《关于职工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农牧民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学校师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机关干部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加强师德培养，培育“四有”新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等文章，在省、市有关会议和刊物上交流和发表。

包玉林先生耳顺之年，仍笔耕不辍。8年多的时间里，他编著有《杜尔伯特演变史》《杜尔伯特地名研究》（合作）、《杜尔伯特简史》三部著作，编辑出版《杜尔伯特很吉日格古城资料篇》一书。他还撰写了近百篇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杜尔伯特文化》期刊上。其中，《大庆地区文化形态之分析》《“金科誓盟”地——很吉日格城考》《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初建府邸之地——苏布日格村考》《论杜尔伯特旗扎萨克承袭中的几个问题》《试析杜尔伯特旗王府墓碑志中的几个问题》《蒙古族区域自治地方蒙古语文工作面临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等论文，分别在《黑龙江民族丛刊》《蒙元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红红的乌日乐》文集分为散文、论文、人物传记、历史传说、祭文诗词等几部分，其中散文类还包括《杜尔伯特文化》期刊的卷首语和为一些友人书籍写的序言。这些作品，是他勤奋写作的部分成果，反映了他对人生、社会、民族、国家问题深刻思考的思想认识与情感世界，其中，论文部分是他近10年来对杜尔伯特历史文化深入研究的结晶。

阅读《红红的乌日乐》文集，我对包玉林先生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之旅有了更深的了解。从《民歌的苦涩与欢乐》中，我看到了他祖辈的苦难、父辈的艰辛和他童年的欢乐。“风起朝阳”中祖父在“金丹道”血腥屠杀后逃荒到嫩江边的艰难足迹，“扎根杜尔伯特”中父亲榜青、扛活儿、出劳工的苦难生活，“王府新歌”中他稚嫩的童谣，像一幅幅风雪迁徙图景，看来使人心酸，又如一壶陈年老酒，饮着让人酣醉。从《乌兰图格》《梦想成真》《萌芽新苗》《瑞雪报春》《杏花开了》等近似于本人传记的文章中，了解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波折与奋斗的经历。包玉林先生祖籍卓索图盟，出生在杜尔伯特巴彦查干王府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民家里。他是杜尔伯特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嫩水如乳汁般滋养了他，草原像蒙古包一样温暖着他，杜尔伯特情怀是他血

里的、心里的自然流淌着的，因而，他对家乡的拳拳爱心和对民族的血脉情谊都体现在他的文章里。杜尔伯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眼里总是那样美好，蒙古族的文化风俗、传统礼仪在他心里总是那么亲切。即使是考察、访记类文章，如《感物思源话沉浮》《金山兴安两相思》《心系凉山同胞情》等，记叙与抒情中，其对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理解，也总是阐释着理性的自豪和深邃的领悟。

包玉林先生是个对人生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刻思考的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关系的理解，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自信与豪迈。从他的议论性散文中，我们能领悟到他的思想认识的哲理性。比如《我是谁》《我认为我是谁》《民生与人权》《牧笛横吹》《“字”中的历史》《“口号”的联想》等系列文章，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展现着中国大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相依相和的历史画卷，歌唱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欢歌。就是在写人生旅程和健康长寿题目的文章里，如《人生·旅程·目标》《在中华文化的熏染下健康长寿》等，严谨的论述中也洋溢着他对中华文明的崇尚膜拜之情和清晰辩证的哲理。再如他为《杜尔伯特文化》期刊写的卷首语，由于体例要求，字数有限，但却精辟透彻，力透纸背，在短短的篇幅中，总能把一个个道理说得很清楚。这些期刊卷首语，或引经据典，吸取历史教训；或举例说明，阐述时代需求；或崇德明礼，述说人生哲理；或以文化人，彰显中华文明。他赞美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渴望的“中国梦”》《让文明之光照亮中华复兴之路》等，抒发着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热切期盼之情。他为反腐倡廉擂鼓助威，《知微见著 防微杜渐》《做官当学鲜于侁》等，都是为警醒公仆、教育后人提供的好教材。他尊崇民主，倡导领导干部修身养德，守法遵则，《再读“三省吾身”》《“反躬”与民主》《遵礼序 讲道德》等就是善意的告诫。他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开窗放入大江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表现着“中国梦”的宽阔胸怀与雄壮气魄。

这些年来，包玉林先生深入开展杜尔伯特民族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红红的乌日乐》文集所收录的20篇学术论文，就是他对杜尔伯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在古代，杜尔伯特地处松嫩两江之畔，地理屏障也似乎使政治隔绝，少事无闻，史籍缺记。清末民初的动乱，再加上人们都熟知的解放战争与建国初期的巩固政权需求的斗争，百余年间，杜尔伯特蒙古文字的地方史料遗失殆尽。包玉林先生以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和民间学者的使命感，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搜寻文献，走访民间，调查研究，考察考证，对蒙古史学界多年存有异议、《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一卷又因为条件所限而难以涉及的有关地方历史文化的诸多问题，确定课题，逐步理清，其探究本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精神与研究成果，令人叹服。其

中对“很吉日格古城”“杜尔伯特扎萨克旗建立时间”“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邸初建地”“苏门额伯德日亥”等课题的研究，解决了蒙古史学界和杜尔伯特历史研究方面多年争论的一些问题，填补了杜尔伯特地方史志研究的空白。

比如很吉日格古城课题，解决了东北蒙古史学界多年争论的一些问题。很吉日格古城，文物普查时又称兴隆古城，是明末清初东北历史中的著名城池，对满蒙关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对这个后金国首领努尔哈赤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第一次誓盟之地，多年来史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从2008年起，包玉林先生确立“很吉日格古城”课题，开展调查、考察工作。他走访哈尔滨、通辽、乌兰浩特等地，拜访学家，搜集史料；深入古城遗址周边村屯，寻访老人，搜集口碑资料。3年间，他撰写了很吉日格古城的历史传说4篇，论文《“金科誓盟”地——很吉日格城考》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发表。2011年8月，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与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中国·杜尔伯特很吉日格古城文化论坛”，黑龙江、内蒙古、北京、大连等地的近80位蒙古史学、满族史学、东北史学研究者参会。在此次会议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包玉林先生编辑出版了《杜尔伯特很吉日格古城资料篇》一书。该书论证了很吉日格城就是1624年2月科尔沁与后金第一次誓盟地格勒珠尔根城，即“杜尔伯特鄂托克”的奥巴古城。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蒙古史学界多年争论的一个难题，也提升了杜尔伯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

再如对杜尔伯特扎萨克旗建立时间的深入探讨，澄清了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对杜尔伯特旗的建立时间，史学界历来有后金天聪三年说（1629年）、清崇德元年说（1636年）和清顺治五年说（1648年）之争。之前，一些学者多持顺治五年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一卷也持此说。包玉林先生依据李保文先生对《满洲老档》《旧满文档》整理、研究的史料《十七世纪蒙古文档案文书（1600—1650）》等新的研究成果，考证、论证了杜尔伯特旗的建立时间为清崇德元年（1636年）。他指出，色楞的父亲达尔罕阿都齐在后金天聪三年已有了扎萨克之称，清崇德元年，杜尔伯特部编组牛录后最终确立了扎萨克旗制，而顺治五年福临封杜尔伯特旗色楞为固山贝子，是在其扎萨克爵职、镇国公爵衔上的再次晋封，是清廷理顺蒙古地区王公体制的行为，令人信服。

另如对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和旗寺的初建、迁址等问题的探讨，填补了杜尔伯特地方史志研究的空白。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在新的踏查、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证的，使一些过去不十分确切的杜尔伯特大事，更为具体明确。对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邸的初建地址，以往史料只记为“多克多尔坡”这样一个大的地理范围，其具体位置一直没有确切的说法。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的《清史

稿》都是如此。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一卷，将多克多尔坡误当作多克多尔山，将旗扎萨克府初建地址记作“今胡吉吐莫马场大山”。包玉林先生在多克多尔坡地理踏查、民间口碑资料调查的基础上，考证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初建地址应为苏布日格村。而对杜尔伯特旗寺的初建地、迁址地及名称等，以往由于旗扎萨克府初建地址的模糊记载，对旗寺几次迁址地及名称等或言之不清，或记载有误。包玉林先生指出，旗寺从苏布日格初建到最后落址乌勒吉图乎莫额勒苏地方，中间经历了三次迁址，四更寺名，寺名分别为“蒙恩苏莫”（敕建名余庆寺）、“和硕黑帝”“察干苏莫”（俗称白庙子）、“乌勒穆吉·特古斯·巴雅斯古郎图·察干黑特”（汉名富余正洁寺）。其中，第二次迁徙地址，即“察干苏莫”的地址多年来一直有争议。包玉林先生深入村屯调查口碑资料，与县文博部门同志多次实地踏查，经考古发掘，终于搞清了“察干苏莫”的准确位置，即蒙古族群众俗称的“苏门额伯德日亥”地方，澄清了多年的疑问。

包玉林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从《红红的乌日乐》文集集中的几篇人物传记可见他的品格与情操。正如他在《师爱无言》中所说，“爱人生，爱社会，不仅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更是愉悦与幸福的建立之基础，感受之源。只有爱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关爱，只有充满爱心的人，才会有无尽的幸福。哪怕你是风中的蜡烛，燃烧了自己，把光与热送给了别人，就是大爱。”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有领导有群众、有蒙古族同胞也有汉族朋友，甚至有他的学生。人物传记主要是记述人物的生平业绩的，但在他的心里，不仅是表达与所记人物的情谊，更主要的是倡导一种信仰，一种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一种将人生价值与民族进步、国家强盛捆绑在一起的道德风尚。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献身品行，年轻人在市场经济下的有所作为，都是他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善意诠释，究其本意，就是为了提振社会的正能量。

《红红的乌日乐》文集集中的祭文与诗词，是包玉林先生积极组织蒙古族民俗文化活动，挖掘、整理、研究、保护杜尔伯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实证。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哲里木会盟难为。伪满洲国搞东北蒙古地方的“蒙地奉上”“特权奉上”后，蒙古各旗会盟不再。2010年9月，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组织“哲里木会盟之杜尔伯特旗敖包庚寅三百年祭祀”活动，将具有300年历史却几近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继承下来。《庚寅三百年祭》《敖包的遥想》《五角枫的思念》等，就是这一文化活动的纪实与感悟。改革开放以来，杜尔伯特县几次公祭杜尔伯特旗敖包，也都是由包玉林先生撰写祭文，或者由他来致辞的，这些祭祀文稿也收入了本文集。今年秋季，杜尔伯特县举行“杜尔伯特多克多尔山祭祀大典”，也是由包玉林先生率先筹划设计的。文集集中的论文《论

多克多尔山祭礼演变及文化影响》，记述了神山祭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根源、祭祀内容与礼仪程序的演变，阐述了神山祭祀体现的蒙古民族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人生观，阐明了神山祭祀崇尚与倡导的保护环境、生态平衡的积极理念。而《多克多尔山祭词》则是嫩水青山的颂歌、环境保护的颂歌，也是杜尔伯特草原的颂歌。

包玉林先生是个忠诚于事业、勤勉于工作的人。他自牵头组建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以来，全身心投入学会工作，为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出任学会期刊《杜尔伯特文化》主编，花费主要精力编审、辑成，把期刊办成了会员和历史文化爱好者学术交流的平台、文学创作的阵地，也培养了许多新人。《杜尔伯特文化》期刊以蒙汉合璧的特色成为中国蒙古文期刊学会会员单位，并取得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内部资料刊号。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也因在蒙古地方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黑龙江省蒙古学学会、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学会的重要会员单位，包玉林先生也在这几个学会中担任着常务理事或副会长的职务。由于包玉林先生在黑龙江省地方民族史学方面的贡献，2010年12月，在中国蒙古学学会创立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2011年，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聘他为特邀研究员。

年过花甲的包玉林先生以平和的心态和蓬勃的热情，从事着民族文化与地方史学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挖掘和保护了杜尔伯特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完善了杜尔伯特地方史志，使杜尔伯特千年发展史更趋清晰完整。他的作品，回顾杜尔伯特激荡变幻的过去，反映杜尔伯特变革发展的今天，歌颂杜尔伯特25万各族人民云蒸霞蔚的生活，提高了杜尔伯特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十几年来，包玉林先生在县委县政府关心支持下，以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为阵地，以学会期刊《杜尔伯特文化》为平台，引领着杜尔伯特县民间的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工作，努力让千百年积淀的民族历史文化与特色鲜明的现代文化，在杜尔伯特民族团结进步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展现魅力，大放光彩，对推进杜尔伯特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红红的乌日乐》文集，是包玉林先生的心血之作，也将是他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60周年县庆献上的一份厚礼。相信所有阅读此文集的朋友们会共享文学的美感，感悟哲学的理性，了解历史演进的真谛，体会和谐社会中人生的快乐。

愿《红红的乌日乐》文集，给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与思考带来愉悦与裨益。

波·少布 乙未年秋于芒野书屋

家乡的乌日乐

——为《红红的乌日乐》文集自序

家乡的江边土岗子上长有许多低矮的小树，一棵棵、一丛丛，枝叶繁茂。一到秋季，树上长满了乌日乐，远远看去，红红的、黄黄的一大片，那么鲜艳好看。

乌日乐是蒙古语，指山定子，一名山荆子，家乡的人却叫作山丁子，属蔷薇科落叶乔木。乌日乐叶子椭圆形至卵状长椭圆形，先端渐尖，边缘有密锯齿；晚春开花，花白色，萼无毛，花梗细长；果实三五成群，在小枝杈上结成一小堆，小小的、圆圆的，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木材坚硬，可做家具、农具、薪炭。我的家乡在松嫩平原西北部，处北纬45—47度之间，属北温带，冬季漫长而寒冷。我小的时候，这里没有苹果之类的果树，过年时能吃到冻梨已是非常高兴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后，家乡引进了沙果，但又酸又涩。后来，试着用山丁子树的根嫁接，结出的果实就甜多了。因此，人们说，杜尔伯特的水果都有乌日乐的味道。

童年的时候，每当大地金黄，羊草收割后，山坡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放学后或周日里，我们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有人还带上心爱的小狗，打着口哨，唱着童谣，奔向岗坡，去采摘乌日乐。山坡上的乌日乐树丛中，还夹杂长有其他山野果树。有的口语叫道兰，蒙古文写做道劳努，汉语称山里红，果实圆形，深红色，口味较酸，可食用，也可药用。有的口语叫亚勒莫，蒙古文写做伊拉玛，汉语称桑椹。叶卵圆形，边缘有锯齿，可饲养桑；果实为聚花果，类似于葡萄，但较小，聚在一起的果粒约有绿豆粒子大小，成熟后呈紫红色，略显黑，味道较甜，可食用，也可酿酒；树皮可制纸，枝条可编筐，木材可做农具、家具、乐器；叶、果、枝、根皮可供药用。有的口语叫乌兰，蒙古文写做乌拉嘎那，家乡的汉族人叫做欧李，丛生连片，属草本植物，夹杂在灌木丛中。叶子扁平，卵形至披针状卵形；花朵在叶子的环抱中绽放，1~3朵腋生，颜色或白或粉或淡红色；果实呈圆形，成熟后光滑而红润，味道酸甜，可食用，也可酿酒。那时，我们小孩子并不懂得这些山野果子的种类有什么不同，由于山坡上长得不太高的落叶乔木结出的山野果子都又小又圆，就把它统称为“乌日乐”。低矮的树棵，可站着采摘，稍微高一点的，要爬到树枝

上。这些“乌日乐”根据品种有早熟的，也有晚熟一些的，就是一棵树上也有果实成熟早晚之分，未成熟的，味道发涩，不好吃。因此，我们小孩子间有个约定，吃一茬留一茬，先吃早熟的，晚熟的留着过两天再吃。那时，王府屯只有百十来户，山坡上野果树又很多，长满山坡的品种多样的“乌日乐”十几个小孩子往往吃不完，就装在衣兜里，带回去给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左邻右舍的朋友们吃。我们在树上边摘边吃，嬉戏打闹，嘈杂喧哗。头顶上小鸟们叽叽喳喳，翱翔鸣叫着飞来飞去。树下的小狗厮咬着、打着滚玩耍着，有时还对着我们犬吠声声。天上一朵朵白云像山一样，高高的、远远的，变幻着形状轻轻地飘过。远处刚刚可见的地平线上，江滩上的马群、山坡上的牛群、草地上的羊群，悠闲地游荡着，偶尔还传来牧人悠扬的蒙古长调。如果贪玩，夕阳晚照，微风吹来，炊烟袅袅中会传来家人的呼唤。这时，有人一声长啸，我们一个个小手红红的、小嘴红红的，甚至衣兜也是红红的，跳下果树，聚在一起，你追我赶地跑回家中。那个如画的情景，那种童真童趣，是那么地惬意美好，过了几十年，还是记忆犹新。每当想起来，童心摇荡，就像嚼在嘴里的乌日乐一样，酸酸的，甜甜的，如幻似梦，意味无穷。

我们小时候吃的山野果子“乌日乐”多是木本植物的果实，可是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藏传喇嘛的蒙古医生也将揉成的又小又圆的药丸叫乌日乐，称“乌日乐额莫”，我想可能来自于药丸的形状。小时候偶尔头疼感冒，父母也请来屯中的喇嘛医生，让我喝下乌日乐额莫。那滋味苦苦的，与山野果子乌日乐却是大不一样。

我的家住在王府屯，紧邻嫩江左岸，屯子坐落在德勒特召的西南坡头上，坡下是许多小岛连成串珠的洪泛区。德勒特召，又称巴彦查干坡，为杜尔伯特第二山丘，海拔183米。“德勒特”为蒙古语，即山榆之意；“召”，蒙古语为岗子、山坡之意。德勒特召是嫩江左岸土丘带的一个山丘，因多长山榆而得名。这个土丘带在杜尔伯特境内从磨朵图召（叠翠岩）开始，挨着嫩江的走势，呈西北东南走向，经多克多尔山、德勒特召、霍日木斯召、和介山、昭音额勒斯、唐噶里克坡、陶木召一直到吉蒙克召，绵延几百里。德勒特召与杜尔伯特神山多克多尔山南北遥望，中间夹着江湾，杜尔伯特旗敖包就建在德勒特召东端坡地上。结有山野果子的乌日乐、道兰、乌兰那嘎、亚勒莫等树木都长在这些山坡上，而平坦的草原上却很少有这样的植物，这可能是植被不同的原因。杜尔伯特草原西部多沙岗地，而东部属乌裕尔河流域，处松嫩平原最低平处，沼泽面积大，湖泊泡泽星罗棋布。草原辽阔，多盐碱，盛产碱草。碱草，本地人又叫羊草，营养丰富，宜于畜牧。到了入伏天，羊草长到齐腰高，牧民收割下来，备为畜群的冬藏。

我家东边的草原，叫阿木尔察干塔拉，是个富饶吉祥的草原。东南边的草原，

叫巴彦塔拉，也有富饶草原之意。屯子南边，是几百平方公里的苏门诺尔，汉语称喇嘛寺湖。湖南岸，建有金碧辉煌的杜尔伯特旗寺，叫“乌勒穆吉·特古斯·巴雅斯古郎图·察干黑特”，汉名富余正洁寺。王爷府建在屯子西北的岗地上，坚固的围墙内，建有许多高大的青砖瓦房，高脊飞檐，森严壮观。王府屯北有山，南有湖，西有嫩江，东边是广阔无垠的草原。人们说王府屯是个风水宝地，可能是指这里曾经是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的驻地。从咸丰四年（1854年）到1940年，这里一直是杜尔伯特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倒认为，这里是个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1946年，八路军工作队首先进驻王府屯，杜尔伯特的民主革命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从王府屯出发，跟着共产党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家乡的往事让我难忘，家乡的美丽更让我梦魂牵绕。这里不仅有我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有我成长进步的情义。那长满山坡的乌日乐，红红的，酸甜的，是大地给秋天的回报，是长生天给人间的恩赐。儿时的我，吃着乌日乐长大，成人的我，不忘乌日乐的赐予。因此，花甲之后的我，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从事杜尔伯特历史文化研究的时候，还是想着小时候屯子边的乌日乐，放不下从小与山野果乌日乐结下的浓浓的情缘。当我把近十年来发表在《杜尔伯特文化》期刊上的作品集结成文集时，油然萌生了以“红红的乌日乐”命名的念头。这是情感所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想，其实我也是家乡的“乌日乐”，一粒小小的果实，就像那些长在瘠薄的土丘上，却受天时所赐、地利所资、人和所爱，顽强地结出来的山野果子。“乌日乐”虽然小小的，不出名，也难以加入果品的正宗行列，但却是甜甜的，酸酸的，可食用，也可药用，总是用它单薄的身躯为人们奉献点用处。

啊，红红的乌日乐，愿你的野性不失，甜味不丢，情结不断，为家乡的吉祥，为秋季的丰硕献上一片美好。

包玉林

乙未年秋于杜尔伯特



目 录

Contents

散 文

让我们携手走进春天	003
“乌兰图格”	006
梦想成真	013
“萌芽”新苗	017
瑞雪报春	022
杏花开了	029
师爱无言	035
民歌的苦涩与欢乐	042
感物思源话沉浮	061
天山兴安两相思	082
心系凉山同胞情	110
好大一棵树	131
人生·旅程·目标	137
在中华文化的熏染中健康长寿	140
牧笛横吹	145
“口号”的联想	152
“字”中的历史	156
寒梅傲雪	172
山花烂漫又一春	177
甲午聚会感言	179
“手把肉”里飘逸着的情商	181
胡笳新曲	189